考信錄

論語餘說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聖人何爲如是之重學也葢凡天下之理皆寓於事而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聞見閱歷所謂學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諺曰不經一事不長一事學之爲功大矣聖人之教人如是而已至宋始好以格物窮理爲說若事理可以坐而通之者由是學者相率談理而不復留意於事其甚者至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知道然則聖人何爲斤斤焉教人以多聞多見而不憚其勞乎吾鄉臨漳水凡近漳者皆不患水而遠漳者反皆患水吾鄉人知之遠人不知也蓋漳水多淤沙近漳則得淤沙而肥淤沙久而地高水雖至而不留故不

患水遠滻則水弱淤沙不能至地卑而水不淺故反患水耳吾嘗吏於羅源凡山上田皆苦澇不苦旱海旁田皆苦旱不苦澇縣人知之遠人亦不知也蓋山上多泉水而峰巒糾繞其去不速故雨澤不愆則田皆無穫平地大旱則山田倍收海水鹹鹵旱則鹹氣自地中浸入而禾不茂雨雖多有大海以為歸故不患水耳若此者其理自何處窮非聞見閱歷安從而知之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之慮

後世深矣惜乎後儒之未達也此論後儒格物窮理之說不如聖人言學之善
聖人之教人學欲何爲乎學爲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學次
二三章卽言仁也仁也者天所以與我之德也然仁不
專在心而兼在事仁之取數多矣然最要者莫過於孝
弟最有害於仁者莫甚於粉飾故第二章卽言孝弟爲
本第三章卽以巧言令色爲戒所以著仁之實也然仁
非徂家庭而已忠信以待人亦仁也敬愛以治國亦仁
也故四五兩章以曾子之自省孔子之論政繼之由是

言之聖人之所謂學者非徒文詞之末已也故教弟子者必先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後以其餘力學文爲學者果能事君事父重德信友卽謂之已學可也但觀此首七章而學之道仁之事已得其大端矣推而言之忠信威重敏事愼言擇交改過就正有道亦莫非學之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賢人之愼終追遠孝子之三年無改亦莫非仁之事也豈但此而已卽先王所制之禮亦仁之所著也富貴貧賤之間亦仁之所見端也學

禮者知和之爲貴知信之當近義恭之當近禮學詩者能告往知來而不以無諂無驕自足則學之事全而仁之道得矣然爲已也非爲人也知人者學之餘事故猶以爲患若人之不我知則君子不患矣學而一篇蓋聖門高弟深於道者所記示人以學之道仁之事深切著明莫過於此惜乎世之言仁者多求之於空虛而每略於事言學者多求之於文詞而罕得其本也以下四條並釋論語之義

聖人教人惟務平實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言皆視之有形而循之有迹者莊子佛氏則惟談空虛不屑實事其論似高出於聖人之上然措之於事一毫無所用之何者有不可以爲無無不可以爲有黑不可以爲白白不可以爲黑此天下之定理言無色相則有之矣眞無色相則斷不能有士遊於僧寺僧見之未嘗起一日太守至僧

起迎之士以勢利譏僧僧曰起是不起不起是起士卽持棒打僧僧驚詰之則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僧無以對也然則打自是打起自是起色自是色空自是空一切歸之空虛無有此必窮之說也原其所以爲是說者無他前人之言多而且備循而述之則無以見其奇故別爲大言以自高非惟莊子佛氏然也雖宋以後儒者亦往往不免焉而世之愚者遂信以爲實過矣昔有人好大言曰吾嘗見一人首際天足際地應之者曰此何

足爲大吾嘗見有上彁際天下彁際地者好大言者駁之曰果如是其身於何處安放應之者曰吾亦意其身無安放處但見其有此大言耳世之好爲空虛大言以求勝於聖人之道者皆若是而已矣是以聖人教人惟務平實非不能高不可高也

孔子答門弟子問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語爲最精要何者仲弓本有南面之才而宰乃庶官之長有表率之任故告之以此先有司者庶官不必皆賢然多視長官之意

而趨避之故必正其身然後能率屬長官廉則庶官不敢貪長官勤則庶官不敢惰故以先有司爲要也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是以宋人謂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故小過不可不赦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庶官不得其人則雖先之赦之而亦無益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有一官即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畢舉周公立政之篇

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也此蓋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一國治天下皆若是而已矣然賢才何以能知無論天下也卽一國之中亦有難以盡知者無怪乎仲弓之以爲慮也觀仲弓之問則其意實欲力行此言可知究之知亦非難果能汲汲於求賢才以爲人倡立之標準樹之風聲則人必有競於舉賢才者必有競以賢才告我者樂正子好善而人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燕昭王築宮事郭隗而樂毅劇辛之徒爭趨於燕是也聖人

此言誠知人之上策昔人言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果能熟讀此章而力行之即爲宰相亦綽乎有餘裕豈待半部也哉

孔子答仲弓之問政至矣其次則莫若答子貢之問政告仲弓者爲長官之要圖告子貢者治一國之正務章首但言問政而不言問政之故則爲泛問治國之政可知故孔子以治國之常道告之也民非養則不能教故舜命稷先於命契孔子之告冉有亦先富而後教故以足

食先之然常春秋之世列國兵爭疆埸頻驚民不得安其居非有以自固不可文王四友所以必兼有禦侮也故以足兵次之然足食足兵皆爲教民之地非若戰國之君臣徒以富國强兵爲得計也兵食足而不知信何以異於禽獸故歸之於民信而政始成三者皆備治國之事全矣而子貢復問者欲分別其輕重故也以去兵去食告之然後知足食足兵皆所以開敷教之先不如是不可以爲王道晉文公定王以示義大蒐以示禮而

不肯得原以致失信霸者猶然況王道乎以此章與仲弓問政章彙參之天下之政無出其外者矣此外答問政者尚多然皆因其人而教之非通行之政註已詳之無庸更贅也

朱子論語集註釋孟懿子問孝章云無違謂不悖於理又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誤會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余按聖人之告人無不盡心者既恐懿子誤會無違之義則何不直告以生事之以

禮云云而故藏而不發以待再問及不能問又語樊遲以啟其問而暢其旨冀樊遲之轉以告懿子一何其不憚煩乎懿子魯大夫也齊師在清季康子欲使其宰冉求與二子言使俟於黨氏之溝蓋家臣與大夫言若斯之難也況於樊遲年益少位益卑何由得見懿子而告之乎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謂不違於親也恐此章之所謂無違者即謂體親之心成親之志非有他也蓋僖子生平好禮者也不能相禮則病之苟

能禮則從之及其將沒尚諄諄焉屬其大夫使其二子學禮於孔子爲之子者但體此心成此志而無違焉於生事葬祭無一不合於禮以妥其神而慰其意是之謂孝焉已耳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孔子此言已無不發之蘊懿子不必再問孔子亦不必申言也行之焉已耳至語樊遲蓋亦偶然之事記者以其問答之語足相發明故連類而記之非必樊遲能告懿子而孔子望其委曲轉達也以下五條並論集註有未愜處

鄉黨篇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朱子謂此文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是也至云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則衣長於身殊不便於事讀者多不能無疑余按說文寢衣即今之被蓋當齊時恐常被之不潔是以別有寢衣兆若明衣之着於身也故長於身而不爲嫌如此似於事理爲近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子路子貢皆以未仁疑之孔子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

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皆舉管仲之功以告之而集註載程子言云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管仲之死則又以爲不因其有功者余按聖人之言後世皆當尊信不疑不必於聖人言外別立一意也如果孔子不責管仲之死以桓兄糾弟故則何不直以此言告子路子貢決是非於片言垂名教於萬世乃故隱其故而不宣以待後人之補註乎且春秋之世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若兩皆庶子則亦不甚拘長幼之序至遭國家之變

而議立君尤與尋常不同故趙孟欲立雍四德兼稱長居其一而衞之立晉宋之立御說亦無一言及其爲長爲幼者且又安知襄公之無子而必當立弟也由是言之聖人不責管仲之死但以其有功故不因於桓與糾之孰爲兄弟也使仲無匡天下之功無論桓兄糾弟桓弟糾兄亦斷不爲聖人之所許矣況桓糾之長幼經傳皆無確據孔子既稱管仲之功吾知仲以有功故可不死而已若孔子所不言則吾不得而知之也

弟子章云謹而信註云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按謹字從言乃慎言之義故中庸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下文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言庸德之行也有餘不敢盡言庸言之謹也謹之當屬於言明甚故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慎與訥皆謹之意也詩雖稱謹爾侯度然但渾言之觀下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及白圭數語言行皆包在內而尤重在言惟易文言傳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謹屬之於行註說蓋本於

此然未必果此章意也

聽言觀行一節在晝寢節後別以子曰字冠之善人有恒二節在聖人節後亦別以子曰字冠之註皆疑爲衍文世之爲舉業者咸遵用之余按此皆當爲兩章朽木數語自責予之晝寢聽言數語自責予之言不顧行善人節後但言有恒不及君子皆迥然爲兩意特記者連類而及之耳即性相近章與上知下愚章亦然其言足以互相發明則有之皆不得遂以爲一章也亦有一章而

誤疑爲兩章者孔子曰才難節與下三分有二節是也集註後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此無他蓋見章首兩節皆記人才之盛故疑其與末節不相涉耳不知此章乃孔子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下節論周之德初未嘗以文武分也其前兩節乃記者記此爲下唐虞之際九人而已張本詳見豐鎬考信錄中春秋傳中如此類者甚多此乃古人記事記言之體不得因首二節遂疑此章專論人才而謂三分以下當別爲一章也以下兩條並論論語分章分句得失

近世讀書句讀多有誤者余幼時見人讀論語或當斷而連或當連而斷以爲余鄉僻陋無名師爲正其誤耳漸長讀明人時藝乃知自明中葉以來即如是不始於今亦不獨余鄉爲然也論語禮之用章云有所不行知和讀而和不以禮節之句亦不可行也蓋和本可貴但和不以禮節則不可行六字連讀不容斷也而讀者乃以知和而和作一句既知和和矣豈容不和和既貫矣又何識焉詰之則云註言一於和此和字謂一於和也不知

一於和與下不復以禮節之相連成文一於和卽是不以禮節不以禮節方是一於和豈容分兩句爲兩意乎

雍也章云居敬讀而行簡以臨其民句不亦可乎居敬謂自處以敬道千乘章所謂敬事者也行簡以臨其民謂政令之加於民者務從簡易敬事則無廢事政令簡易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此六字亦連讀不可斷者下文居簡而行簡不再言臨民者以上文已言之故從省也而讀者乃以居敬而行簡作一句以臨其民作一句若

不臨民於何見其行簡上既言行簡矣以臨其民又作何事其言不亦贅乎仰之彌高章云夫子讀循循然善誘人句循循乃形容善誘光景猶所謂諄諄然命之也此六字亦不可斷者而讀者乃以夫子循循然作一句離卻善誘不知循循然又當作何解乎子羔章云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句子路意以學之所該者廣政事亦即是學不止在讀書耳此八字亦不可斷者而讀者乃以何必讀書爲一句子路聖門高弟安有教人不讀書之

理且截斷此四字然後三字又從何來論語豈有此文理乎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緣初學童子多不能讀長句卒於四五字處讀斷蒙師不暇爲之糾正由是習爲固然及長授弟子書仍之不改久之遂以成俗耳嗟夫章句之學其淺焉者也猶舛誤若此況欲以究聖賢之精義乎

論語一書本屬明白易解漢儒雖有訓釋不過略舉事跡粗訓文義而已至朱子又爲作集註詳矣備矣無庸加

矣自明始輯大全一書中葉以後復有所謂講章者其初本為學者作舉業計然於論語本文委曲穿鑿多失聖賢之意而學者莫不觀之甚且有讀之者而經義日晦矣以下五條論講章俗解之誤

冉子與子華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近世講章家釋此文謂弟子為師使分所當然不當與粟非以其富之故孔子所言特為之旁通一義耳非本旨也世之為舉業及操文衡者皆

宗之以余觀之謬莫甚焉弟子之使於師固義所宜然使子華果貧爲之師者將坐視其母之凍餒而不恤乎恐聖人不如是之不近人情也若貧而卽與之則是不與粟者仍以子華富故何得謂之爲適一義乎凡聖人所自言學者皆當尊信而不之疑孔子言與鄰里鄉黨則是粟之不當辭者以可與鄰里鄉黨也孔子言周急不繼富則是粟之不當與者以其爲肥馬輕裘也如是亦已足矣乃近世釋經者必於聖人言外另立一說強

以爲聖人之意如此而謂聖人所自言者不足信可不謂之侮經叛聖乎故今附識其說於此

原思辭粟九百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註云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講章家云註言常祿不當辭釋毋字之義止思之辭祿也推之以周貧乏釋與鄰里鄉黨之義爲思夯通一義也余按王孫賈媚竈之問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爲章受禦之問孟子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所謂不然者卽下獲罪於天之意所謂不可者卽下懸不畏死之意上文直決其非下文詳申其說初非上下爲兩義也然則毋者禁其辭與鄰里鄉黨者申明所以不必辭之故豈得以下句爲旁通一義哉且受官未有不受祿者原思雖儉豈能不食不衣既不受祿將何取之思之辭但以多耳思非辭祿辭多祿也故論語云與之粟九百必言九百者爲思辭故也若思辭祿不以多故云與之粟可矣言九百何爲者

惟思以多故能故孔子教以用多之道言雖多自可以分人不必辭也然則朱子所謂常祿不當辭者正與推之以周貧乏之文相為表裏乃一意非兩意也此說無理之至而今之為學業者皆遵之噫可嘆也矣然朱子常祿之語亦未盡合春秋之世卿大夫之家臣其祿本無常數故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蓋卿大夫貧富不同其歷世久而立功多者君之賜邑也數則其祿厚其宰之祿亦厚初從政者其祿薄其宰之祿亦薄不能

拘之以常例也孔子未爲司寇以前無家臣至是始有之初無舊制可循但量入以爲出視己祿邑之厚薄爲家臣班祿之數故與之以九百而思欲量出以爲入但以己日用之奢儉爲受祿之數無所事於九百之多是以辭之初非爲大夫之宰皆有九百之祿而思獨欲辭多受寡以鳴高也

近世舉業家說爲邪章鄭聲淫云鄭之淫在聲非以其詩也故孔子云放鄭聲余按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則是志者詩之本也詩者歌之本也歌者聲之本也蓋古人之樂皆依其詩之抑揚節奏以爲聲非若後世之律詩詞曲先定其句之短長字之平仄然後𤎝揉其語言按譜而塡之也故詩淫則聲未有不淫者不得分詩與聲爲二也他國詩雖亦有淫者然不淫者固多鄭風則淫者十居六七故孔子言放鄭聲也爲此說者乃妄庸之人强作解事者其弊將使人求聲於詩之外所失非小不可以不辨

世俗說孝哉閔子騫章云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閔子騫一句乃孔子述時人之言余按春秋傳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方生而稱其謚此又述何人之言乎君前臣名禮也趙衰之對文公曰郤縠可祁奚之對悼公曰午也可赤也可韓厥之對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以其死也故諱之若生未有不名者欒鍼在厲公之前曰書退子且名其父矣乃士匄之讓荀偃則曰伯游長曰請從伯游此何以說焉蓋

古之記言者亦有忽不經意之處故史記中生而稱謚者尤多讀者貴識其意而已必字字以爲當日實然則愚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皆先稱之而後申明其說其文勢正與此同若以首句爲述人言則是此章有敘而無斷也且下句兼人與父母昆弟言之而此句獨述人言於文義亦不相呼應爲是說者蓋未嘗多見經傳之文但以作舉業故嘗讀朱子四書乍見此文故

驚而異之而曲爲之解自以爲新且巧而不知其文義之不通少見而多怪也

按朱子論語集註精實切當多得聖人之旨遠非漢晉諸儒之所能及然亦閒有一二未合於經者或沿舊說之誤而未及正或過於求深而反失其平古人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本事理之常不足爲異我苟有所見不必狥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然則朱子之說即於經不盡合正之可也

不得以是故遂輕議朱子乃近世聰明之士多尊漢而駁宋雖朱註本無可議亦必曲爲說以攻之殊屬非是今略舉數端以明之其餘可類推也以下四條並論後儒攻駁朱子之失

詩語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註云學之爲言效也說者云學有學之事在以效訓之非也若云效而時習之可乎按孟子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若云設爲養射學教以教之可乎不可朱子此語乃釋所以名學之意故不云學效也而云學之

爲言故也正與孟子語意相同蓋詩書禮樂謹言勵行皆學之事而所以名爲學者以其皆效法古聖賢之所爲也此論語第一學字故於此詳釋之以見凡稱學者意皆如是其說最爲精切未達朱子之意而遽欲議朱子過矣

論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稱以理爲天非也按朱子集註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卽某也某猶

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意使人易曉耳蓋天冲漠無朕獲罪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之但有悖於理即獲罪於天非謂理爲天也正如今人所云心即神神即心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者豈遂謂其不必祭神但當祭心乎哉若以此駁朱子則前人之註無一非可駁者矣

論語云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云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說者云馬亦有知之物安得

不問當以不字爲句人既不傷乃問馬耳按非但馬當問此屋之有無延燒牆壁槽櫪之有無焚毀亦必無置之不問之理但自有司廐者職之必當一一白於孔子之前不待問也獨記問傷人者正以退朝之際倉卒之時惟恐人之有傷故不待人之白而先問之其傷耶必慘然而悲其無傷耶必欣然以慰故尚未暇問及馬耳非謂馬可終不問也朱子之註深得聖人當日情事以此爲譏亦見其不達於文理矣

論語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而稱孔子對曰者朱子所謂尊君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則但稱子曰者所以別之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問顏淵篇答問政患盜殺無道之問皆稱孔子對曰者何哉先儒罕有言及此者不知何故惟胡氏嘗以稱與君同爲非禮而其說亦未詳余竊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

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然中庸篇記答哀公問政則又但稱子曰蓋此篇乃子思以後所追記其時益晚故不能以論語之體例例之也學者以此觀之則論語戴記各篇之先後亦略可見矣（以下四條論論語前後十篇文體之異）

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但言問不言問於孔子後十篇中先進子路兩篇亦然獨顏淵篇三記康子之問皆稱問於孔子（說詳前條）齊景公之問政亦然衛靈篇衛靈

公之問陳亦然蓋後十篇皆後人所追記原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傳經者輯而合之者是以文體參差互異子路篇義最精密文體亦與前十篇略同憲問篇次之他篇不之逮也惟季氏篇文體最異陽貨篇采摘最雜學者所當分別觀之也微子堯曰二篇中亦參差不一惟子張篇所記皆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

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不言問於孔子何者此書本記孔子之語不必煩此文也先進以下五篇始稱問

於孔子然於門人之問尚未有言之者顏淵仲弓之問仁子路子貢子張子夏之問政皆然惟南宮适稱問於孔子故疑适之非門人也乃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何哉且所載孔子答之之言皆未舉其實而先告以數曰能行五者為仁曰尊五美屏四惡可以從政皆作藏頭露尾之語以待再問與論語他篇之文皆不類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采之他書者然則此二篇中固不無一二之可疑不得與

前十五篇等類而齊觀也

論語前十篇中稱孔子皆曰子惟對君問始曰孔子尊君也先進以下五篇對大夫問亦曰孔子固已失之矣然尚未有徒稱孔子者獨季氏篇始終皆稱孔子其爲采之他書甚明而末三章文尤不類齊景章末句於文全不屬朱子雖疑誠不以富二句在此然相隔太遠錯簡何至於是陳亢章尤不可解詩禮乃孔子之雅言何詳於教門人而獨秘於其子必待獨立時然後問之乎邪

君章尤與孔子無涉此必後人采他書附之於篇末者無疑也微子篇亦多稱孔子而末三章亦與孔子無涉亦後人所附入可知然則此二篇者皆不可不分別觀之也惟子張篇稱孔子爲仲尼然此本記門人之言固不可以爲例也

附論孟子二則

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章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

於我何哉趙註云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
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所釋殊欠分明朱註云於我何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亦似未合孟子
語意余按共爲子職有己責已盡之意於我何哉並非
自責己罪之語此四句乃承上不若是恝之文言我但
當竭力耕田自盡其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我無如之何
惟聽其自然耳正解上文恝字之義非謂舜之心如是
也象殺舜章云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文義與此正同所謂是者正指下文兩句而言所謂是恝者亦卽指竭力四句而言乃倒裝文法言舜之心不如是耳若如舊說則上下文義不相貫而是恝二字亦無着落矣以下二條附論孟子

孟子文義最爲明顯然句讀亦有誤讀者鄒與魯鬨章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幾千人兼上死散兩者而言而近世爲舉業者但承壯者言之以老弱轉乎溝壑别爲一句非也有爲神農章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九字一句謂衣食居三者俱全而惟無教也與中庸篇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句文義正同而近世讀者乃以上四字爲一句無教單承逸居而言非也好辯章周公相武王誅紂一句伐奄三年討其君一句伐奄乃成王事不得承上相武王言之近世讀者乃以周公相武王爲句誅紂伐奄爲句亦非也說詳豐鎬考信錄周公相成王篇中大抵近世讀書惟事講章墨卷多不留心句讀偶憶此三事故記之餘可以類推也

論語篇章辨疑

按論語後五篇惟子張篇專記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至於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不類者蓋緣今本非漢初齊魯之古本乃張禹彙合更定之本是以如此前考信錄中已詳言之矣但未及摘其篇章而細論之故今復詳核之如右

事實不可信者六章二節（以下五類皆季氏等四篇及前十五篇末之可疑者）

子見南子章（雍也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季氏篇

公山弗擾章陽貨篇

佛肸召章同上

齊景公待孔子章微子篇

齊人歸女樂章同上

以上六章皆記孔子之事不可信者內季氏等五章皆在後五篇內惟南子章在第六篇然在篇末此後僅有兩章疑皆後人所續得者之所續入未敢信以爲必然也說已

詳於洙泗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篇堯日

舜亦以命禹同上

此二節皆記古帝王之事不可信者亦在後五篇內說已

詳於唐虞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事實有可疑者六章

孺悲欲見孔子章陽貨篇

楚狂接輿章微子篇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同上

子路從而後章 同上

以上四章皆記孔子之事雖無大可疑然皆與前十五篇所記孔子之事不類未敢信以爲必然也說已詳於洙泗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陳亢問於伯魚章 季氏篇

太師摯適齊章 微子篇

以上二章皆記雜事考其時勢亦有不敢盡信以爲實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伯魚何以獨不聞前餘說中已辨之矣即詩禮之外孔子之教門人亦甚多前十五篇所記詳矣何以教門人獨詳教子則略乎恐聖人不如是矯情也師摯諸人之去不見於他傳記齊楚秦蔡亦非遠勝於魯國者何以相率而去然於理猶可曲解也河漢海之內豈樂官所可居而乃入於水中乎大抵季氏微子兩篇皆雜采於傳記者而篇末三章尤與通篇文義不倫恐亦後人之所續入未敢遽信爲實然也

義無可疑而文體不類者九章

益者三友章 以下六章並季氏篇

益者三樂章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三畏章

君子有九思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陽貨篇

按季氏篇記孔子之言凡十一章顯與章其事與經傳不合不待言矣其餘十章全用排句體者六章何以前十五篇中曾無一章文體類此者乎觀其章首稱孔子曰其非孔門弟子所記顯然然於義理未有出入疑當日孔子或嘗言及於此而後人敷衍其意以爲文者是以文體與十五篇不類六言六蔽一章文體亦頗類此故并附之於後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陽貨篇

不知命章（堯曰篇）

此二章亦與前十五篇小異不知果係聖言與否姑附識於此

文體大可疑者二章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陽貨篇）

子張問於孔子章（堯曰篇）

按前十五篇中孔子答門人之問皆平直明顯而此二章獨先舉其數不言其實必待子張再問而後告之何哉且

俱係答子張之言疑子張之徒取聖人之意而敷衍成文者必非孔子當日之言說已詳見前餘說中

門人於孔子前稱夫子而事亦可疑者二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先進篇末章

子之武城章陽貨篇

按前十篇中門人於孔子之前未有稱夫子者先進後五篇自侍坐章外亦無之此二章何以皆稱夫子而其事其言亦與十五篇中所記孔子之事之言不類陽貨篇固多

不可信卽前十五篇之末亦往往有後人所續入者以故文體多不倫說並見洙泗餘錄中

義理文體皆無可疑者二十章以下三類記季氏等四篇之可信者

天下有道章以下四章並季氏篇

祿之去公室章

生而知之者章

見善如不及章

按此四章理極精粹而文體亦不甚排偶與三友三樂等

章徵異疑得聖言之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下二章並陽貨篇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按此二章論性精實切當非聖人不能爲此言孟子言性大率皆本於此蓋陽貨一篇乃後人雜采他書所記孔子之言行以成篇者有實爲聖人當日之言者亦有後人之所敷衍附會者學者當平心靜氣以前十五篇之語較之證之不可一槪論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以下七章並陽貨篇

按此七章語多精粹疑得聖言之眞而鄉原爲德之賊又見於孟子尤其無可疑者

巧言令色以下二章並陽貨篇

按巧言令色章已見於學而篇惡紫三句亦與孟子文合皆可深信

宰我問三年之喪以下三章以下並陽貨篇

唯女子與小人以下二章

此五章亦無可疑者而問喪章語尤精粹深得先王制禮之意

小有可疑而於義無失者二章

予欲無言章 陽貨篇

君子亦有惡章 同上

無言章前人說者不一易啟後人之疑然竊意其即無行不與之意非有他義亦無庸過求也有惡章較之前十五篇文體微覺不倫或傳之者不無所增益要之亦無甚大

異也

事實可信者四章七節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篇

此章記孔子事與孟子合當得其實惟陽貨果否卽陽虎

未敢遽信說已見洙泗錄中

微子去之章 以下三章並微子篇

柳下惠爲士師章

逸民伯夷叔齊章

此三章記前人之事亦有孔子論贊之言考之經傳皆似
得其實無可疑者

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堯曰篇

周有大賚至公則說同上

此所記湯之言深得聖人之心蓋采於當日之原書者所
記武王之新政亦得之皆足以補詩書之缺惟章末數語
乃後人論贊之詞附之於後者於義亦無失也

事無可疑而在篇末與篇中文不倫或有缺者五章此類

記諸篇末之小異者

色斯舉矣章 鄉黨篇

首二句上下必有缺文且與篇中所記朝聘之禮衣服飲食之事毫不相類蓋後人采他書之斷簡附之於篇末者然於義則得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季氏篇 下章同

邦君之妻章

此二章皆與孔子之言行無涉蓋與陳亢章皆後人采他

書之文附之於篇末者故不能無缺軼說已詳前餘說中

周公謂魯公章（微子篇下章同）

周有八士章

按微子篇雖不皆孔子之事然皆記君子不遇時之事或有孔子論贊之語而此二章皆記盛時之事與篇中事皆不倫蓋與師摯一章皆後人得之他書采而附之於後者然此二章其言與其事皆足補詩書之缺不可廢者也○觀此以上數章可知每篇之末間有一二章爲後人之所

續又得者固多失者亦偶有之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論語餘說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書考信錄後

初余幼學為時文應童子試時縣人爭譽之其後與弟同入學歲試常在前列同郡人亦爭譽之既而與弟同舉於鄉數百里之內人莫不交口豔稱之近三十歲漸學為古詩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經史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惟學問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為考信錄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復稱之抑且莫肯覩之惟滇南陳履和於京師見余書即執弟子禮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兩錄正朔禘

祀兩考是時余宦閩中閩之士大夫見此書頗亦有貴重之者而自余歸後全錄陸續皆成相魏數百里之間少年才俊之士惟篤志時文當務之爲急其肯寓之目而措之齒頰者不過一二人其餘罕有肯過而問焉者是何學愈淺則稱之者愈多學益進則願觀之者益少哉昔宋玉稱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余之所言不過耳目之前六經三傳三史之文人人所可與知者非有高遠深微之論如引商刻羽之調者可比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當余生前已如是況於身後

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余之爲此不亦徒勞矣乎雖然君子當盡其在已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預計者矣崔述自識